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九

列傳四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

晉祖麾下遂畱為親從及踐阼用為控鶴小校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為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為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弘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眾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弘肇遂率眾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

陝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弘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弘肇立梟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情憂惴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

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

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

因緣為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

宋史邊歸讜傳吏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

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良善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讜夫得以肆其厘誣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且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論者建之時太白

晝見民有仰觀者為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頷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斮筋折

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  
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  
舊勲故將失勢之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  
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  
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  
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十四萬市  
得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  
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

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昇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  
殷賻玉枕陰遣淮南以致誠意弘肇卽日遣捕福殷等  
繫之解睥希旨掠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竝棄  
市妻女為弘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弘肇不喜賓  
客嘗言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弘肇  
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虎  
橫負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  
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弘肇一境之內疾之如讎

東都

事畧薛居正傳漢史弘肇頌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  
向恣入莫敢忤其意其部下民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  
正疑其不實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周  
吏鞠之具狀以吏抵法弘肇雖怒甚尤亦無以屈也

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于衆以弘肇有翊衛鎮重之功  
言之于隱帝卽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  
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  
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  
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為  
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偏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



盡取袍帶還官其兇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弘肇  
欲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弘肇忿之翌日因竇  
貞固飲會貴臣悉集弘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  
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  
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酬弘肇又厲聲言曰  
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瞻軍財賦  
自何而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

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

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鼎文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為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間譖弘肇等。隱帝稍以為信。業等乃言弘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為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弘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相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

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弘肇私第將欲告之弘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等于閤夷其族先是弘肇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葬

官為立碑弘肇子德琬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為貢院嘗錄一學科于省門叫譟中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弘肇深以為然卽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琬之為人焉弘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卽位累遷開府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

宋史李崇矩傳史弘肇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召召署親吏

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原善卽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爲茲邪所攜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政吏也爲我求其近屬我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卽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爲鄴都畱守用爲左都押衙高後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

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大漸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  
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卽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  
周太祖為藩鎮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時中書  
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  
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  
據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為國家者  
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

足介意也平河中並加右僕射邠旣專國政觸事苛細  
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  
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  
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弘肇  
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弘肇  
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為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  
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遂  
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亦以為太速夫人卒



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承間進甘言者隱帝以怒之

以下擬有闕文

邠繕甲兵實帑庫俾國

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

宣和書錄云邠末年畱意繕延客門下知經史有

用乃課

走傳鴈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畱後章以本職為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

急章之妻卽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托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畔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罷不

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于權利剝下過當斂怨歸止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文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

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  
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閒雜物命所  
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  
更令更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礬酒麪  
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章與  
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  
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後因  
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誼詬而罷章

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卻與弘肇深沮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庸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為牙將高祖卽位累歷軍校遙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洪建為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卽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卽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侍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

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郎其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為盜所殺盡奪而去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

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曰文珂攻河中兵傳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譏情韜匿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

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懼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還詣于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珠易辨奈軍士無鬪志何韜憤怒曰豈有貪君祿而不為國致死耶即援稍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賊平為內客省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擊大破之

徽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既而以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晉卿謀退晉卿退詣弘肇將告其事弘肇不見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



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  
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  
軍屯衛大將軍遷右領大將軍仍領舊職遇周太祖出  
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紫輩構成變亂  
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  
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閱  
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為已任內外咨稟前後填

咽太祖在鄴被搆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  
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丘帝此于北郊  
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燬之後文進召  
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為軍士所  
追梟其首

後贊為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  
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為內職  
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

贊不得已而奉之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  
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  
進等搆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  
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  
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郭允明者小名竇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  
柔被誅允明遂為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  
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卽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

兼檢鑾庫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恃寵驕縱畧無禮  
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  
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為意其他輕率悉  
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荆南車服導從有  
同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畏懼節度使高保融承迎  
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庠池隍之廣隘以動  
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構變  
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婿戶

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哀之及北郊之敗允  
明迫帝就民舍手行弑逆尋亦自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為牙將晉天福中  
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為內職高  
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為  
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  
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

每親事小有忤旨卽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林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原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卽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懼

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

青州遂畱之卽以符彥卿代銖銖卽時受代隆平集郭瓊傳云劉

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詰瓊瓊領兵屯青州銖

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為言

去就禍福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

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戟手

于史弘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

曰君等可謂僂儼免矣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

親族及王峻家竝為銖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

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為婢耳妻曰明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属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啟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陝州莊宅各一區

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銖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

安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錄下獄使人責之銖對曰某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

他周祖怒

遂殺之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于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于理故也且如弘肇之淫刑楊邠之牴政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為君周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況隱帝逢吉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銖之忍酷又安能追于一死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考證

漢列傳四史弘肇傳有燕人何福殷者 案歐陽史作

何福進疑訛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 十一月歐陽

史漢臣傳作十月吳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

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楊邠傳用為左都押衙 左都歐陽史作右都

李業附傳業昆仲凡六人 案昭聖太后第六人洪信

洪義宗史作昆弟七人

閻晉卿傳賊平為內客省使 案宋史李韜傳載晉卿  
討賊時已為客省使是書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  
宋史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

列傳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  
十餘歲為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為參軍其父嘗謂  
宗人李鑄曰大醜生處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

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  
岌為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  
李堯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今公皇  
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  
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  
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  
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代蜀繼岌為都統以  
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為宦官誣搆繼岌遂殺

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宥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至  
於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  
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宥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  
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  
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明宗革命任圜以宰相判  
三司用崧為鹽鐵推官賜緋丁內艱歸鄉里服闋鎮帥  
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  
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末改翰林學士

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先士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晉祖為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握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為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為師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

達意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卻尖蓋感之深也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於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為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為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



王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鄭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留於鎮州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為逢吉所有其年秋鎮州逐潘達鞠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嶠酣酒無識與楊邠蘇

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

宋史  
陶穀

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崧懼  
移疾不出崧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于  
我有何議論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入中厚誣  
叔父崧嘆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  
擢掌詔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  
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耳穀曰  
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傭嶼撻

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

于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同謀告變逢吉覽狀示

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

變之事崧以幼女為託逢吉遣吏送于侍衛獄既行崧

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為吏所鞠乃自

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於市人士冤之

東都事畧王溥傳世

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韋丹有記其詞者否溥曰

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耳世家遂優贈崧官

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子

之冤橫得請于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于市當崧所

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

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

其子璵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

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璩而官之然璩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詔授璩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大夫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激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爲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爲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狎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

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於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於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己任參決處置並出冒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數乘醉抵辱周

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弘肇等卧内同受顧命李  
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  
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  
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  
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  
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  
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

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為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  
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  
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  
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  
道李崧為契丹所俘竚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  
賜禹珪崧於西洛有別業亦為逢吉所有及真定遂挈  
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  
崧以西京宅券獻於逢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

反逢吉誘致其狀即告史弘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  
省吏召崧至第即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  
其李嶼疑招云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  
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  
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為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  
崧家時人寃之歸咎於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  
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  
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



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是僅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彖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

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

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弘肇有  
謔言大為弘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歐擊逢吉馳馬而  
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弘肇之怒既而  
中輟入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消得史公一處  
分則為蠶粉矣李業輩惡弘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  
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弘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  
聞變驚駭即受宣徽使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  
入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

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于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處適當李松寃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

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  
吏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

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逢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

逢敏遂慚悚而退

李鑄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為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諱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授以為例湯乃奉詔其諒直如此鑄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

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鱗即脫綠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辟為從事鎔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鱗聘於唐莊宗鱗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鱗為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稟勅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啟運陵鱗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為陵臺令守恭

暴橫為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鑄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為河府副使明宗即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戶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會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真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鑄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偽吳欲歸國久矣

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之以玉帶  
與細人令往淮南為信久而不反由是出鱗為兗州行  
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為戶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有頃  
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  
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祖至闕授守  
司徒數月而卒時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龍敏字欲納幽州永清人少學為儒仕鄉里為假掾劉  
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



人周知裕任梁為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丐  
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霸府記  
室乃客於河中歲歸太原館於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  
業即署敏為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為司門  
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  
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為亂  
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  
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武年七

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  
貴得祕書監致仕敏為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  
留宴盡歡馮贇為北京留守奏敏為副贇入掌樞密敏  
為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  
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  
安砮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於從臣敏奏曰臣  
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  
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

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  
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  
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若嬰壕塹  
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  
況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  
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五千  
匹請于其間選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與郎萬金二  
人通鑑郎萬金為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

騎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栢谷中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為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於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于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於秘第

縞素而臨後旬日卒于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  
右僕射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  
時常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  
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  
為泰龍劉家鼎起家為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  
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為渾州廉判入  
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  
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  
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入稱為能子來登  
進士第文彩道雋仕周為左拾遺直史館早卒

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徽允幼學為儒仕本州為參軍張  
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于鄴  
不允與處瑾並繫于獄鎮冀平宥之留于鄴署本府功  
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歷滄充二鎮書記入

為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參伍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為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亦不以為無恩為罰有

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  
狴牢以赦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  
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  
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  
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為惡曰國家好  
行赦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為惡也且天  
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為惡之人而便變災為福則又是  
天助其惡民也細而救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



欲警誠人主節嗜欲務以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  
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于下聖德聞于上則雖有水  
旱亦不為殄矣豈勤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  
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  
仍付史館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  
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  
職守本官

東都事畧劉溫叟傳郭丹入京師溫叟懼隨  
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郭丹主怒欲

點為縣令趙廷壽曰學士不稱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  
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點

誅史弘肇後京城士庶連薨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國寺僧舍及北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為太常少卿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為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

日光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于行路高祖即位累官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日常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于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歐罵甚衆吏人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史臣曰李崧仕唐晉之兩朝聳伊臯之重望考其器業  
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慘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難  
忱逢吉東蛇虺之心竊夔龍之位殺人不忘與國俱亡  
李崧之冤血未銷逢吉之梟首斯至寘報之事安可忽  
諸自李鏐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  
華邦直斯焉在哉惟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攷證

漢列傳五龍敏傳末帝親將李懿  
案通鑑作前鄭州  
防禦使李懿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至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滿

謄錄監生臣張玠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于太原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為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棧領防州刺史其妻即晉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

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  
搆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  
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于鄴城改許州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

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通鑑馮道李  
崧屢薦重威

之能以爲都指揮  
使充隨駕御營使

及鎮州安重榮稱兵伺闕命重威禦

之敗重榮于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  
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

山公帑悉歸於已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復重斂於民

稅外加賦境內苦之

通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

姓何市人之多也

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

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

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

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

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

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

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  
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  
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遂收軍馳歸常  
山先是重威於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  
怨重以境內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  
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  
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  
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

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畧瀛鄭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沱陣於北岸為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欒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

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  
以為信一日伏甲於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  
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  
高勲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於  
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偽加守  
太傅鄴都留守如故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  
從既至東京駐晉軍於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  
每出入衢路為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

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為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為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

州諸軍逐滿達勒楊袞至洺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

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

者萬餘人

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為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

之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

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

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

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



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  
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殍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  
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  
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  
亂盡誅于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奔于鄴者備言其  
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  
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于城上揚言曰繁  
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為期璉一軍在圍中

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畧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弘璋弘璉弘璪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

音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期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尸于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狼籍斯須而盡弘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隆平集黨進幼為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離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重威之後寒餓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媿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  
卷一百九

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部為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為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為宣徽使少帝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敵衆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主遣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

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  
貞為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為青  
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  
十一月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于別第  
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  
于守貞得之置于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  
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  
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于守貞

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  
給賞賜守貞盡以熬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  
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  
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  
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  
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開運二年春契丹主以  
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  
幸澶州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

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  
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  
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  
何代高行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缺  
望會宰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  
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為樞密  
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力  
排斥維翰竟罷樞密李崧勢分疎遠守貞得以凌蔑其

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于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說于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蕃將嘉哩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偽降于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悅



之每于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  
兵于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為蕃  
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  
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于滹水  
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樂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  
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  
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  
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畧無慙色有頃河北

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為羣賊所斷契丹主甚恐  
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懼  
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  
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  
致書于權臣布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  
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搃倫

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

通鑑浚儀人趙修已素善術數

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徙移鎮為守貞言時  
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里未

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貞守貞自

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已乃潛給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

據潼關

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為郭從義所破

朝廷命白文珂

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

貞以諸軍多曾隸于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扣城迎

已及軍士詬譟大失所望

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

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為畫策皆不能用

俄

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

王思綰景宗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于吳蜀契

丹以求應援

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

未復而守貞敗

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為食召搃倫詰其休咎搃

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

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為信洎

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

汎一筏至其水悉可為礮竿守貞以為神助又嘗因宴

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遥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

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

焉

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為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

橋分五路于長璉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守奪其梯橋殺傷大半及周

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

貞乃潛于衙署多積薪芻為自焚之計二年七月城陷

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于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

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于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

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于都城守貞首

級臬于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

搃倫靖琰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于西市

餘皆斬之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

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

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

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于其

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贊自河中移京兆

尹贊以久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為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欲令文而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麤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

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  
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併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  
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王益至永興副使安友  
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  
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  
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  
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  
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



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  
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瀋池隍脩樓櫓旬浹之間  
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款于河中李守貞遣使齎偽詔授  
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  
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塹圍之  
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膽以酒吞之  
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

太平廣記賊臣趙  
思綰自倡亂至敗

凡食人肝六十六  
無不面割而膾之

二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

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  
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為急  
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  
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

貴于智也

洛陽縉紳舊聞記趙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肅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

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謝于李  
公公歸宅張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以免其  
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頻言之  
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  
逆跡不然除去之可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  
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

夫人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

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

思綰然之即令讓能為

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留後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為虢州刺史遣內臣齎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郭從義王峻等籌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貽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飲一杯便申此別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

東都事畧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伴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思綰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

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于官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殍之數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漢列傳五杜重威傳遣給事中陳觀等 陳觀歐陽史

避私諱作陳同

趙思綰傳即令讓能為表章遣牙將劉成琦入朝 案

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  
令降與是書異

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政等撰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

焉

五代會要周  
號叔之後

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為睿和皇帝廟

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諡睿恭皇后曾祖諱  
謚漢贈太保追尊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  
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諡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

追尊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

五代會要溫陵齊陵節陵皆無

陵所還  
申朝拜

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諡翼敬皇后皇考諱簡

漢贈太師追尊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  
燕國夫人王氏追諡為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  
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紅



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為燕軍所陷歿于王事帝未及齠髻章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趨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故關依故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鬪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

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  
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割其腹市人執之屬吏  
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  
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劄及從  
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縻肯人皆服其敏嘗省  
昭義李瓊瓊方讀間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  
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

宋史李瓊傳唐莊宗募勇士即  
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

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  
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

刺臂出血為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者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闕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

瓊謂瓊為師

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嬰城拒

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

于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

穆皇后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資從

東都事畧柴后資周太祖以金

帛使事漢高祖

嘗晝寢有小虺五色出入顴鼻之間后遽見愕

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

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為世界主清泰末晉起于河東  
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  
伐帝從之營于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  
無所傷漢高祖為侍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  
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佳娘者為山魃所魅鬼能人言而  
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  
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  
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

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當朝重勲  
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用  
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  
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為及  
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  
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開運末契丹入汴晉  
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  
人望漢高祖即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

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授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

帝始也

東都事畧魏仁浦傳仁浦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太祖問以卒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

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

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

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為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

勅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  
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  
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  
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詔西  
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

聞帝西行羣情大愜

宋史李穀傳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潛貯異志屢

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

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

至河中

宋史庖彥珂傳周祖為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為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

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為之奈何周祖從其言

命白文珂營于河西帝營于河東

不數日周設長塹復築長連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讌語即褰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陳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為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溫顏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



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鬪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取河西砦主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

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

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

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

東都事畧

王溥傳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為從事三叛既平朝

士及藩鎮皆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

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

二年八月五

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

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

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勲欲兼方

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

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洛具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

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審于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間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于前上際于天帝于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予于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牙署中有紫氣起于幡竿龍首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

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  
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羣小等害史  
弘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心腹賁密詔至澶州令李洪  
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  
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  
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于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  
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  
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禍及已

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托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于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

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  
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豎驚脫偵鄴軍所在為游騎  
所執帝即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驚  
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  
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  
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  
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驚脫至  
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

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  
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驚脫附奏以  
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  
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為讒邪所惑誅殺勲臣吾之  
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  
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  
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怨正  
在此時既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



等旬日剽掠衆皆踊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峒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于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于是南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勲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弒漢

隱帝于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  
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軍免為左右所  
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  
旌旗于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免胄釋馬而前左  
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  
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歔久之俄聞隱帝遇弑號慟不已  
帝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  
大掠煙火四發帝止于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

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為空城耳  
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詣太后  
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  
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  
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  
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  
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  
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

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  
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  
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牆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  
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陞扶抱  
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  
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  
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水初解浮  
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

之凌橋濟竟永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羣臣謁見遂營于臯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幾以允羣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  
八日監國詔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

竊寵靈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  
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勲舊輔立嗣君旋  
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  
俾當勅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于疆場用  
保安于宗社不謂姦邪構亂將相連誅偶脫鋒鏑克平  
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  
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于道途行李未及于都輦  
尋以北面事急寇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掩襲行次近

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  
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  
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  
徇從于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  
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遜避無由僣俛遵承夙夜憂  
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  
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  
馬軍扶策今步軍亦欲扶策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旦

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糧所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遂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姦邪搆亂朋黨橫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倉卒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頽綱思固諉于基扈擇繼嗣于宗室而獄訟盡歸于西伯謳謠不在于丹朱六師竭推戴之誠萬國仰



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佳賓固以為幸今  
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  
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臯門入大內御  
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  
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  
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  
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  
焦思勞心討叛渙于河潼張聲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

立微勞纔旋旆于關西尋統兵于河朔訓齊師旅固護  
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  
生羣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  
維以遭讒構逃一生于萬死徑赴闕庭梟四罪于九衢  
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  
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為主重以中外  
勸進方岳推崇佹俛雖順于羣心臨御實慙于涼德改  
元建號祇率于舊章革故鼎新宜覃于霈澤朕本姬氏

之遠裔號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  
百世大命復集于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為號可改漢  
乾祐四年為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  
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  
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  
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沈寃  
宜更伸于渥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  
訪子孫叙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

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內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叙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寮內諸司使諸道

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  
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亦  
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  
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  
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并乾  
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  
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  
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

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  
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  
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斛餘秤耗  
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  
不得過為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減  
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  
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  
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為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

致治之未洽雖多端以奚為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宄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參裨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於在

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淮經法國以姓墓為臘請以未日為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羗里而



卦遇明夷帝脫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為國號  
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  
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  
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  
帝以姬號之曹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  
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  
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  
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瀘

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

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為故主發哀

五代

會要載原勅云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魏明帝正禪陵尊號一時違禮千古所稱況朕父事前朝常參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奪于羣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風志宜令所司擇日為故主舉哀仍備山陵葬禮辛未有

司上言皇帝為故主舉哀日服縗素直領深衣腰經等

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

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啓

攢塗日服初服輜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

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  
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  
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為左散騎常  
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為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  
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為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  
為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鞏廷美致書求劉贊  
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  
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

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  
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  
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  
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  
是去年契丹永康王烏裕寇邢趙陷內丘及迴鄂約遣  
使與漢隱帝書通鑑契丹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不敢深入引  
兵還遣使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牆之變帝定京城迴  
請和于漢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

蕃兼致書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鄂  
約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  
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  
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  
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  
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  
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  
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為漢隱帝發喪

百官陪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衙鞏廷美教

練使楊溫等據徐州以拒命帝遣新授節度使王彥超

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勅書

通鑑帝復遺劉贊書曰  
爰念斯人盡心于主足

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  
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丁丑荆南高保

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

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

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已

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為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

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為  
侍中兼修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  
珪為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  
王荆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  
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  
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  
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

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懼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已昨者所頒赦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社梨米粉菜豆粉玉



屑粃子麵永興御田紅稭米新大麥麵興平蘇栗子華  
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  
子輕錫同州石鏃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  
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  
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  
州蘘荷亳州草薺汧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  
皆出于土產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  
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于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

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

宜奏取進止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

利民之事速具以聞

通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

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

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為洋州節

度使檢校太傳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

防禦使曹英為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傳典軍如故癸未

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  
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  
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  
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  
會闕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  
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  
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為許  
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

陣使李筠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  
准赦書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  
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  
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為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攷證

周太祖紀一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  
案五代春秋作七月郭威率師圍河中據此紀則  
周太祖以八月六日始發京師非七月即圍河中也  
是書漢隱帝紀與此紀互異攷證見漢紀

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 案歐陽史周本紀云守貞  
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宗相次降今考是書漢紀五  
月乙丑趙思綰乞降七月甲子郭威奏收復河中守

貞自燔死是思綰之降在守貞自焚之前也又云三年正月趙暉奏收復鳳翔王景崇自燔死是景崇未嘗降也歐陽史漢本紀亦先載趙思綰降後書克河中王景崇傳亦作景崇自燔死紀傳前後自相矛盾當以是書為得其實

戊寅湘陰公殂 案歐陽史作十二月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於宋州殺之通鑑作正月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